

逝香港，得年六十七歲。

楊雲史出身望族，少有神童之目，「江東才子」的榮冠，終身不改。他祖父當鳳陽知府，父親更是清末守舊黨的鋒頭人物，累世簪笏，詩禮傳家，先後娶了清末第一權臣，望重寰宇，子孫瀾得一塌糊塗的合肥相國李鴻章長孫女，和護理漕運總督，廣東按察使徐文達的女公子，然而他却一生坎坷，侘傺踳踳，幾至無以全活妻孥。康有為稱許他：「雲史國士也，其詩海內一人，我至敬之，至愛之。」又謂：「其旨遠而微，其情深而文，其辭逸而哀。迴腸盪氣，感人頑黷，清詞麗句，自成馨逸。而肌膚若冰雪，天然去雕飾，左挹浮邱，右拍洪崖，超絕埃塵，若藐姑仙人焉！蓋三季之芳躅復見於今，而非餘子所能望見者也。雲史為詩雄麗似少陵，名騰海內，而詞則度世飛升，世鮮知者。」由此可想楊雲史的詩詞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必將有其重要的地位。然而，楊雲史他自己却曾啼笑皆非的說過：

「……知余志者，莫不曰先生昔名公子，富貴中人，何自苦為？先生蓋詩人也。嗟乎，我少年時，聞有詩人我者，則色然怒。今聞之則欣然喜。嗟乎！我何幸而為詩人也，則我知免矣。……抑聞海內人士譽我者曰雲史詩如少陵。嗟乎！我又何不幸為詩人而為少陵也！」

曾有人謂：吳佩孚是中國舊式武將之最後一人，而他的平生知己楊雲史則如康有所說的：「遭逢國難，朝市變遷，感激既多，鬱而為詞」，他明明是二十世紀的人物，一輩子活了六十七年，三十七年生在清代，三十年整活在中華民國。

然而他却始終心懷魏闕，永遠在當滿清愛新覺羅朝的孤臣孽子，昧於潮流，無視時勢，似乎他也謝。可以說是最後一位末代詩人了。（附啓：本文之

作承政大教授邵鏡人尊兄惠借圖片及資料謹此致謝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## 懷念薛興儒兄

周至柔

最近幾個月，每值星期二、五當朋友們例行在我家裏下圍棋時，面對棋枰，我都會想起薛興儒兄來。近二十年，興儒兄和我是十分親密的朋友，也是我很欽佩的一位棋友，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相聚，下棋的時候比較多，有時也閑坐清談。我對他在下棋時的好勝心印象最為深刻，更對他在縱論天下事時的廣博精闢，尤為心折。

我與興儒兄是在民國卅九年一個圍棋界的聚會裏相識的。我還很清楚的記得，在他最初與我對奕時，我可以讓他三子，雖然那時他的棋力並不高，但他所表現的強烈進取心却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以後隨着時日的流轉，我從讓他二子改為讓先，以至於到分先而互有勝負，最後可能還要他讓先。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，興儒兄在棋藝上有長足的進步，而我則依然故我。雖然下棋盡是一種娛樂性的技藝，但是他的那份旺盛的進取心和悉心鑽研的精神。却使我十分欽佩。

興儒兄出身於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世家，體態修偉，賦性昂揚，是一位典型的大漠健者。對國家，他常懷忠義之心；對朋友，他具有充沛的熱情。二十年來，在棋枰前，在球場上，在一茶相對時，我們縱談世事，他慷慨激昂的時候多，黯然低迴的時候則不數見。和他在一起，恍然面對一位躍馬橫戈於大漠上的騎士，會情不自禁與起他相偕並轡馳騁的念頭。

興儒兄因心臟病突然去世，以一代壯歲有為之才，遽而溘然淹化，對於他自己來說，壯志未酬，是心有未甘的；對於他的朋友來說，失去一位熱情的知友是十分令人痛惜的；對國家來說，喪失了一位忠體國的幹才，更是莫大的損失。但是，我相信，興儒兄在他朋友們的心底，永遠是活生生的，永遠是不會磨滅的，永遠是被懷念着的。